



礼花

包家骏 著

7

目 录

火 车 头	(1)
冰 凌 渡	(22)
炉 火	(41)
礼 花	(50)
哨 兵	(66)
琴 弦	(82)
血 液	(95)
山 丹	(105)
勘 探 队 员	(115)
鹰 击 长 空	(136)
歌 手 登 台	(153)

火 车 头

—

“喂，开火车的人呢？”

几十位戴着“红色矿工造反者”袖标的矿山工人，虎步匆匆，在雪后昏黄的暮色中走近矿石龙车的火车头。他们东寻西找，用粗犷的声音吆喊着。

“我在这儿——在火车头前边！”

火车头前的大灯通明，银色的光柱划破昏黄的暮色，照

耀着前边的路，银辉熠熠的钢轨，笔直地伸向前方。火车司机正弯腰为即将飞奔的火车头检查撒沙器沙管，听到吆喊声，应声回答。大灯照耀下，火车司机挺直腰板，让人一眼看到这是个虎背熊腰的小伙子，钢浇铁铸一般结实。

“噢，你是司机？我们正找你！按理，这事不该直接找你，可是为了一个‘快’字，只好先找你。高炉要矿石，我们夺了权就要摩拳擦掌地大干，急需把五节装着矿山机械的车皮捎到矿山机械修配厂。这些机械叫我们的走资派给糟蹋了，必须火速修好！造反派办事干脆，手续马上就去办，怎么样？”说话的矿工心急如火，盯着司机的双眼，等待回答。

“你们快去喊来调车员，先挂上这五节车皮，拉走再补办手续！”年轻司机果断地回答。

“小伙子，嘿呀，象开火车的！通一下姓名，以后也好联系！”

“运输部司机特木勒，蒙古名，翻成汉语是铁。”特木勒说着转身，几个箭步，敏捷地跃到驾驶室里。

矿山工人们在火车头旁大声议论起来：也巧，正遇到了这位特木勒，整个钢铁公司的革命造反派都熟悉这个名字，真是名不虚传，象块铁！在走资派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煽动停工停产的时候，他连续工作三十六小时，一路风险，为高炉运到急需的石灰石。走资派刘琳拿出一叠“嘉奖”的钞票送到他面前，他指着刘琳的鼻子喝道：“我们拼死拼活地干，是为了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争光！你休想用几个钱，泡软工人阶级的硬骨头！”……这件事象一阵风，传遍了整个钢铁公司。

“喂，特木勒，我们过去没见过面，可是听到过你的名字。运输部造反派开的火车头，能不能给咱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口气？我们正大打矿山之仗，可是前一段那个姓刘的掌握运输大权，贮矿槽里积压的矿石一直运不出去，听说高炉还要断‘干粮’！”

“喂，特木勒！咱们现在正在和资产阶级进行大搏斗！我们就不信姓刘的那一套，怎么，矿山这条火车线就不能超轴？你们要闯出新天地！”

驾驶室中的特木勒耳听着矿山战友们的嘱托，心里掀起阵阵热浪。他从司机窗俯身回答：“明天，我们运输部革命委员会就要成立，我们掌了权，一定认真讨论矿山战友的建议！”

“好哇，回去捎个话，你们把咱们采出的矿石能及时运到高炉下，保证高炉吃饱，我们准备好红绸子，为你们的超轴车披红挂彩！”兴奋的矿山工人们把一颗颗滚烫的心发出的热留给了特木勒，急匆匆地走远了，去招呼调车员和车站联系。

特木勒深情地凝视着他们的背影，脑海中一直打转的“超轴”两个字，又加重了分量：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始掌权的关键时刻，为了适应革命生产的一派大好形势，一定要让火车头发出更大的力量！

二

绿色的信号灯亮了。绿色的手旗互相应答。汽笛响起，矿石龙车和新挂上的五节装着待修矿山机械的车厢，在喷云

吐雾的火车头牵引下，驰出矿山车站。

明天，运输部革命委员会就要正式成立。群众代表特木勒将要结合成为革委会副主任。近些天，他在几条线路上都跟机车跑了几次，及时发现和处理了一些问题。这次他来到过去熟悉的铁矿这条线，正是想在革委会成立后，在这条线上搞超轴。他想在劳动中和老司机魏双全、司炉陈少峰进一步交流一下经验，对几处陡坡、曲度大的地方摸清“底”，并摸摸可能出现的问题。矿山战友们的嘱托使他搞超轴的愿望更迫切，心火烧得更旺了。

特木勒紧握手把，驾驶着火车。临时担任了望任务的老司机魏双全专注地望着前方。司炉陈少峰挥舞大锹，向炉膛添煤。

“小特呀，明天就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了。你来跑这条线，我估摸是有什么大事。近些天我一直在核计，咱革委会成立，这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啊！”魏双全信赖地对特木勒语重心长地说。

“对呀，魏师傅！这些日子，我一直想在这条运输显得紧张的矿山线上搞超轴！”

魏师傅用每次开车前检查火车头那样的目光打量了一下特木勒，赞许地笑道：“想得好！我虽然年过半百，可也愿意和你们年轻人一起闯！那张受处分的大布告，没把你吓得‘一次被蛇咬，三年怕井绳’吧？”

特木勒开怀大笑：“魏师傅，我是你带出来的徒弟，还不知根底？我们这代人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魏师傅记得十分清楚：特木勒刚刚考上司机，就开着火车跑上了矿山这条线。开车不到一个月，就和刘琳针尖对麦

芒地交了锋。

四年前仲夏的一天，如注的大雨初停，天边斜起一道彩虹。人们传开了，特木勒开的火车要晚点一个多小时。运输部经理刘琳和调度室主任孙炳宽气急败坏地站在矿石场车站。魏双全为自己的徒弟捏了一把汗，和十几位老司机也赶到车站。特木勒这列车进站刚一停稳，人群就涌向前去。

特木勒开的火车头牵引的列车引人注目地变长了，二十二岁的司机迈下驾驶室，周身上下湿淋淋的，过去一直蓬松的短发粘在头上，不知是水还是汗，顺着脸颊流淌。

“刘经理，我晚点了。”特木勒神色泰然。

“特木勒同志，你知道吗，你打乱了行车计划，我们运输部的荣誉要受到多大的影响？怎么搞的？”刘琳怒气冲冲。

“听我说，是这么回事：我前边那趟车有十二节车厢里装着高炉急需的富矿，不知道谁捣鬼，说是超过了机车负荷不许拉运，硬甩到了备用线上。原料供应处的同志在车站急得火烧火燎。我当时想，咱是开火车的，挂上给拉回来吧！到了该超轴的时候，有劲就该使出来！没想到，到杏儿湾车站前，闯千分之十二的上坡道，第一次没闯上去，出现了水汽共腾现象，结果中途停了一次车。后来……”特木勒正沉稳地汇报，被打断了话。

“特木勒，你管得太宽了吧？你是总公司经理吗？你的职责，仅仅是按调度命令开好本机车！谁允许你擅自加大机车负荷？真的中途停了车，堵塞了干线，你能负起责任？”刘琳在训斥。

“我是火车司机，不能不做力所能及、应该做的事情。”

高炉急需富矿，我应该拉这十二节车皮！”在刘琳看来，特木勒“冒天下之大不韪”——“顶嘴”！

调度室主任孙炳宽在帮腔：“常言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你一个开车的，何必多操心？”

特木勒挺起了胸，扬起了头，脖子上的青筋跳了跳：“我是共青团员，我的职责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开火车，就该多拉快跑！”

刘琳压低了声音，恶狠狠地说：“在领导面前，还这样翘尾巴！你火车晚点，要给你一个警告处分！”

特木勒把头上的水抹了一把，甩了出去，向前走了一大步，把腰一挺：“这种处分，我背得动！”

刘琳一怔，呆住了。孙炳宽狐假虎威：“目无组织纪律，顶撞领导，还要记一大过！”

特木勒把鼻尖上的水珠弹掉，迎着孙炳宽跨出两大步，把肩膀一抬：“两个处分，我可以挑起来！”

刘琳和孙炳宽心虚地对视片刻，刘琳从牙缝中挤出几句话：“从今天起，你不能再开火车了。”

魏双全和十几位老司机围住了刘琳和孙炳宽，魏双全的声音象三伏天打了个响雷：“特木勒干的，也是我们想要干的！我们这些开火车的，就是想多拉快跑，可惜有人卡着我们，我们是牛追兔子——有劲使不上！他的两个处分，我分一个！不让他开车？这要和我们商量商量！社会主义的火车不让这样的人开，你们想让什么人来开？”

魏双全和老司机们拉着特木勒的手，不理睬刘琳和孙炳宽，迎着半轮七色长虹，走近火车头，开始研究如何制服水汽腾腾现象。……那天，特木勒在魏双全家吃了一顿荷包蛋

葱花挂面。魏双全深思熟虑后，肯定地说：“小特，你今天踩了蝎子尾巴嘛，甩下那十二节车皮，准是刘琳的点子！这笔账，记下来！毛主席早晚要领着咱们工人和这号人算总账！”

特木勒用长跑运动员最后冲刺时一个甩头的动作，回答道：“一定要把这几个挡道的螳螂扫掉，让我们的火车头多拉快跑，全速前进！”

材料供应处给特木勒送来的感谢信被刘琳扣住了。光荣榜上特木勒的像片取下来了。给特木勒处分的布告贴出来了。

贴布告那天，工人们跑来和特木勒亲切交谈，只见特木勒神色格外兴奋，他握住魏双全的手：“魏师傅，这些日子琢磨出了门道：为了制服机车超轴行驶时摇摆，要防止轴距太大，行车前要调整大轴斜铁；除了咱们上次的方法外，防止汽水共腾还要在行车前开放水阀，彻底放水……”魏双全久久盯着特木勒那双闪烁着坚毅光芒的眼睛，他知道这个百折不挠的小伙子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火种！……

回忆起这些往事，魏双全凝视特木勒的目光总要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衷心的喜爱。

“小特，过去咱们研究的超轴我一直记在心上，现在机车驾驶方面心里有了谱。关键是超轴爬坡时怕汽不够用。”魏双全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

特木勒笑着对师傅说：“这些天我也在想，咱俩又想到了一个点上。您抓住了这个问题的主要矛盾。咱们按毛主席哲学思想办事，先摸摸规律，亲口尝尝梨子滋味。汽的问题主要是火的问题，魏师傅，您开车，让小陈了望，我来烧火，把这些日子跟车跑时对火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来一次飞跃！”

特木勒接过小陈的大锹，迟迟不投煤，他踩开炉门，仔细观察火室的燃烧情况，边看边问道：“小陈，什么煤？”小陈答：“大磁煤。”他回忆着，在各条线上几个机车上炉膛里的火势都各有特点，大磁煤燃烧规律是什么样？他紧锁双眉凝视着炉中的火苗，久久思索着。

他脸色逐渐开朗起来：大磁煤火硬，耐烧，要烧到火焰白炽时才能把热全部放出来，加煤次数要略减。他迎着灼热的炉火，弯腰细看，发现炉膛有些角落发黑，那是煤投得不均匀，煤过多的地方把火给压住了。他一边想一边干，先用大钩把被多余的煤压死的角落砸开，一瞬间，火焰就跳跃起来。他又平心静气地看着煤在燃烧，烧得象亮灯泡的钨丝闪出的白光时，才挥起大锹，施展起飞轮般的投煤技术，他握锹的手在腕子上练出了功夫，撒时把煤均匀地平散在火面上，火势顿时更加凶猛……

不时看着特木勒的魏双全，看着他抡起大锹时的勇猛和刚健，又看到他观察火势时的专注和细心，特木勒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在前的一幕幕浮在眼前，他心想：这场文化大革命，把这块好铁锤炼得象钢一样坚强，象金一样柔韧！

三

火焰般的红旗，在飞雪中飘扬……

红旗上金色的大字闪耀光辉：

“革命委员会好！”

震天的锣鼓和鞭炮，象阵阵报春的春雷。

庆祝运输部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

特木勒高擎红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雪片落在她蓬松的短发上，他毫不在意，年轻人的心里象有一团火，不戴帽子，脑门上还冒热气。他双手紧握旗杆，红旗迎风招展……

“小特，总算盼到了今天！你今天总可以美美地睡一觉了吧？”特木勒身边的司炉小陈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

特木勒深思着，回答说：“睡觉？能睡着吗？”

喜庆的锣鼓敲得正猛，鞭炮乒乒乒乒放得正欢。小陈没听清特木勒的话，接着说：“这锣鼓敲得真是点儿，鞭炮也够脆的了。你说啥我没听清呀！”

特木勒用压过鞭炮的声音，大声说：

“不能光听锣鼓鞭炮响，还要听到敌人的磨刀声啊！咱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可没有高枕无忧的时候！”

小陈乐呵呵地说：“反正这一回合咱们是把刘琳斗败了！”

特木勒身边的战友小陈在喜庆的鞭炮锣鼓轰鸣中，咧着嘴甜美地笑着，两眼盯着红旗后面高举着的新用红漆油写的革命委员会的牌匾。小陈说：“小特，为了这块革命委员会的大牌子，瞧，你的脸瘦成了一条儿，眼珠子倒胖了。昨天夜里咱们跑完车，到现在你还没合眼吧？今天吃完忆苦饭，你一定要睡一觉——躺在床上，钻进被窝里睡一觉！”

特木勒笑道：“我怎么不知道困了呢？真赶上了好时候哇！”

是呀，真赶上了好时候！尽管时值隆冬，漫天风雪，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卷起的滚滚热浪，让投身到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周身有一股股暖流，在这些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里，哪个造反派战士愿意钻进暖乎乎的被窝呢？射向党内一小撮顽固走资派的枪炮是猛烈的！机枪似的传单在飞散，排炮似的大字报贴满各个角落，到处都摆开了大辩论的阵势，在辩论的擂台上揭露和控诉顽固走资派的滔天罪恶……

这些战斗之夜，特木勒和他的伙伴常常连续个把月，睡在革命造反总部的长条椅上。身上盖一件铁路工人劳动保护用的老羊皮袄，枕着将要分发出去的厚厚一叠造反战报，手上有时还带着浆糊巴、染着墨汁，脸上也许还有几小块油墨，很少脱下的大头皮鞋底上有跑车后留下的煤屑……在酣战后的梦境中，有时还会握紧拳，喊出几句怒斥顽固走资派的口号……

小陈对特木勒说：“咱们斗争胜利了，你也该‘困一困’了。”

特木勒摇摇头：“刚才向党的领导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战华同志请示了一下，吃完忆苦饭，接着就开批判大会。小陈，你的那篇批判刘琳压制超轴这个问题的发言，要抓住他表面上的‘管卡压’实质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个要害！他是怕我们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加快呀！”

小陈回身望望革命委员会的牌匾，笑道：

“你代表我们掌权，我们放心！我看哪，你让别的常委抓大批判，你和我们大搞超轴吧！”

特木勒以亲切的态度严肃地对小陈说：

“我们要在科学基础上搞超轴，这是为了什么呢？也是

为了搞大批判，批判修正主义那一套！我们搞超轴就是为了宣布：革命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了一小撮顽固走资派的权力之后，要让火车头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挥出更大力量！”

特木勒停顿片刻，提高了声音：

“我们掌握了权力，这就要牢记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我们的火车头车轮不能离开钢轨，我们的事业不能离开这条生命线！”

特木勒手中的红旗在向高举，向高举……

火焰般的红旗，在飞雪中飘扬！

四

第一次全委扩大会议开得热烈、严肃、生动。革委会副主任特木勒在关于要继续抓紧革命大批判、掀起抓革命促生产高潮的发言中，振奋人心地倡议：要搞一次铁路运输大会战，并提出了在矿山这条线搞首次超轴的具体意见。他首先指出这是射向顽固走资派、叛徒刘琳的重磅炮弹，一向以运输部企业管理权威自居的刘琳一直压制火车司机为社会主义多拉快跑的积极性，断言搞超轴必然堵塞矿山干线，如果大会战胜利、超轴成功，就会使他那套修正主义管理企业的各种破烂批得更加臭不可闻。随后他提出了关于大会战的安排意见，详尽地叙述了超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列举了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科学性强的有关技术依据。经过认真的反复的讨论，全体委员一致通过了关于展开铁路运输大会战的决议，

准备发布抓革命促生产的动员令，其中包括一项搞首次超轴的决定。战华征求列席会议的有关科室、车间工段负责人的意见，原调度室主任、现任调度室副组长的孙炳宽扮出笑脸、频频点头，连声对战华说：“没意见！我赞同！我赞同！”

全委会刚散会，一直在会议室外走廊等待伙伴的小陈拉住特木勒的手：“回宿舍去！魏师傅让我陪你一起睡觉！从今天起，再不许把长条椅当临时卧铺了！魏师傅还在宿舍等你呢！”

魏双全坐在特木勒的床上，也不知他抽了几锅烟，见特木勒进来，把烟袋锅的余火在鞋底上叩了叩，火星飞舞着：

“小特，得和你扯两句：给孙炳宽安排工作，这我明白，要讲政策。不过，他的根底要继续查清，这个人滑呀！前阵子他也扯破嗓子喊打倒刘琳，那不是他心里的意思。这个人，滑呀！今天游行完，他套交情地凑到我身边，拉关系的话假惺惺的没完没了。他让我劝你别掌权蛮干，有两句话我可没忘：‘政治上出风头担风险是一个人栽筋斗，生产上冒风险出问题会影响大局。’他真讲大局？”特木勒插言说道：“这话的根子在刘琳那儿！”魏双全点头道：“看得准！这是吓唬咱们，这是让咱们就此止步，还让咱们按刘琳那套爬着走，有朝一日他们又会放出风：‘怎么样，嘴上批人家，步子还踩人家的脚印迈。’为了对付这号人，这第一炮，必须快快放响，让他们胆战心惊！”

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特木勒的大智大勇来自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来自无数个魏双全这样的老工人。革命老工人伸出热情的钢铁般坚强的手臂，支持一代接班人在

斗争中成长。

特木勒心头热乎乎的：“魏师傅，我们开会决议要搞大会战，搞超轴！小陈咱三个人，是首次超轴小组成员，大会战总指挥是战华同志，您也是指挥部成员。明天准备，后天出车后从矿山超轴返回！”

“好，我快回去——”魏双全站起身。

“魏师傅，快去睡一会儿吧！”小陈关照道。

“睡觉？还有个把人没睡觉呢——他们贼心不死，想看我们笑话。要斗赢，就得多准备几招，我搞了项小革新，正让机修车间帮忙，要把撒沙管配成双，这样就可双管齐撒，保证爬坡大轮不打滑了！不过，小特你要快睡，这些日子，为了夺权胜利，你——你可没少操心熬血呀！”

魏双全朝特木勒和小陈关切地看了看：“明天晚上，到我家吃顿荷包蛋葱花挂面！”意味深长地说完，推门走了。

“小特，后天就搞超轴？”司炉小陈眨着眼睛望着特木勒。

“怎么，你有点啥想法？”特木勒亲亲热热地说。

“我总怕万一出了一点差错，给咱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那块大牌子抹了灰，这可不象咱刚造反的时候……”小陈在说心里话。

特木勒以亲热的态度，尖锐地说：

“革命委员会好，就好在革命这两个字上。我们的革命委员会就是要带领群众革命！不能躺在这块牌子上睡觉，这牌子是里程碑，我们要斗，要闯，要继续革命！挂上这块牌子就可以四平八稳过日子？那不成了‘保’命委员会？”特木勒做了一个他习惯的长跑冲刺时的甩头动作，说道：“我们

就是当火车头派，让革命全速前进！”

小陈充满信心地微笑了，他看着特木勒健壮的身躯和他那有力的手势，看着他那闪耀着进取光辉的双眼，眼前闪过一辆高鸣汽笛就要风驰电掣前进的火车头，特木勒——火车头……小陈把特木勒和火车头联想到一起。

“小特，我保证烧好火供足汽！现在我们该睡觉了。”
小陈替特木勒铺床。

“小陈，魏师傅说得准，现在肯定有个把人也还没睡觉呢，你过二十分钟再闭灯，让我写几句关于大会战的注意事项，明天送给战华同志来参考。阶级斗争很尖锐，特别是咱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咱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特木勒伫立灯下，思索着整个运输部的阶级斗争动态……

果然，孙炳宽正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觉。正在群众监督下写检查的刘琳，仿佛此刻正站在他面前，幽灵似的影子让他恐怖地睁着眼睛。刘琳被群众专政的前几天，老奸巨滑地估计到了事态的发展，他象夜窜的狐狸，在凌晨的黑暗里溜进孙炳宽家里，对话很简短，可是牢牢地控制了孙炳宽。

刘琳摸着秃顶的头：“我恐怕要被专政了，我历史上那段事，算是被抖露出来了。你可以放心，你入党提主任是我办的嘛，你档案里给日本人办事那段我给抽出去了，不是当你面烧了吗？要不烧，你现在也早下牢了。我还收到过一封检举你的信，两条共产党的人命，是小事吗？我的问题再严重，也就是自首书上签了名，说不定以后还不算个问题。”
刘琳说完阴险地一笑。

孙炳宽两腿筛了糠。

“你为我东奔西跑，我不会卖了你。我手头无权，你日子也不会好过。战华、特木勒这些人掌权，你早晚要露馅。一定要想办法，给他们下点陷阱，让他们栽筋斗出丑，只要生产一松架子，我有朝一日还会上台收摊！你不要想滑到他们那边，人家眼睛早看到了你灵魂里，有了证据，就会给你定性。我对你心中有数，如果革委会成立后人家生产抓得特别好，你不尽心帮我一次大忙，那我只好拿你的问题立功赎罪了。”

刘琳埋完这颗“定时炸弹”，没多看孙炳宽浑身哆嗦的丑态，又溜了出去……

孙炳宽想到这些，长时间在床上“烙饼”，翻过来、翻过去。刘琳好象正掐着他的脖子：“这次你不拼死拼活为我卖命，我就公布你当汉奸时……”他恐怖地闭上眼睛。

怎么办？不能让超轴成功！要想不让人抓住把柄，只能……孙炳宽终于想出了几个“鬼点子”。他自以为很聪明，坐起来，点燃一支烟，突然他好象看到特木勒威风凛凛地站在自己面前，吓了他一身虚汗。为了对付特木勒，我孙炳宽被刘琳逼到了这个垂死挣扎的地步！他眨巴着老鼠眼睛，在几个“鬼点子”之外，想到最后一招：晚上借查看线路为名，去矿山车站，戴上手套不留蛛丝马迹地下手……

五

铁路运输大会战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揭开了战斗序幕。
魏双全、小陈和工人們的请战书贴满了办公楼大门两侧